

張伯偉 編校

稀見本宋人詩話四種

江蘇古籍出版社



陳直齋書
子撰或曰蔡條使其客為之也
且且齊太厲子華亭集賢泗水
喫茶處皆洪武五年歲在壬子
日甲申映雪老人謹誌年七十

江蘇古籍出版社

張伯偉 編校

稀見本宋人詩話四種

南京大學域外漢籍研究所專刊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稀見本宋人詩話四種/張伯偉編校. —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4

ISBN 7-80643-686-3

I. 稀… II. 張… III. 詩話-匯編-中國-宋代
IV. 1207.2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2)第 018834 號

稀見本宋人詩話四種

著 作 者 張伯偉 編校

責任編輯 姜小青

出版發行 江蘇古籍出版社

發行部電話 025-3223462

社 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號 郵編 210009

經 銷 江蘇省新華書店

照 排 南京理工排版校對公司

印 刷 者 南京東海印刷廠

開 本 大 32

印 張 14.375

印 數 1-3 000 冊

字 數 360 千字

版 次 2002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標準書號 ISBN 7-80643-686-3/I·167

定 價 26.00 元

(江蘇古籍版圖書凡印裝錯誤可向承印廠調換)



冷齋夜話目錄	卷之一	江神嗜魯直書席詩	秦少游題壁	羅漢去隊	東坡夢銘紅靴	詩本出處	神宗禁牧縱化	東坡南遷贈朝雲詩
--------	-----	----------	-------	------	--------	------	--------	----------

《冷齋夜話》書影

2B/36/2



西清詩話卷上



無為子撰



今上皇帝天縱神聖文武雖藝文餘事天下

瞻仰如日月星斗一篇朝出四海夕傳自

始即位製太陵挽詩五章武帳初壽夜雲

軒忽帝卿百神朝禹三載服先喪北極

聯龍衣西風折鴈行空餘千古事續述愧

重光姑射仙期早華胥夢已陳朝廷繫聖

母基業付冲人日轉銅壺晝天移玉座春

西清詩話

陳直齋書目解題曰西清詩話題無為

子撰或曰蔡條使其客為之也遂假借

且且齋本屬于華亭集賢泗水村居且

喫茶處皆洪武五年歲在壬子四月七

日甲申映雪老人謹誌年七十有六

《西清詩話》書影

唐宋分門名賢詩話卷第三

嘲謔

王丞相好嘲謔初執政對客悵然因曰老欲依僧再三言之客應之曰急則抱佛頭丞相善之復一投老欲依僧是古人一句詩客曰歎則抱佛脚亦是俗語全句上云頭下云脚豈非的對丞相大笑
秘書省之東即右威衛荒蕪摧毀其大廳逼校正院南對御史臺有人嘲之曰門緣御史塞廳掖校書侵○宋中道少孝問有俊才而身短小人多戲調之蘇子美與中道年輩相懸然甚愛其才中道亦傾心作詩論交子美長大魁偉與中道並立下視之笑曰文不著京師市井語也号中道為錐宋為其穎利而么

北山詩話

舜之歌曰南風之薰兮解吾民之愠兮
之歌曰大風翦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
我太祖皇帝之歌曰未離海底千山黑纔到中
天萬國明與夕陽如有意偏傍小窓明異矣
昭宗云安得有英雄迎歸大內中煬帝云此處
不畱儂別有畱儂處後主云春江花月夜玉樹
後庭花亡國之音百代之龜鑑也
唐于西云藉令世乏才何至用仙客深得子美
不聞夏殷衰中自誅褒妲之旨予以謂得如仙

前言

張伯偉

近十年來，爲了收集中國古代文學和域外漢文學的研究資料，我曾多次親赴日本、韓國、越南、沖繩（古代的琉球）、臺灣等國家和地區，所獲頗豐。學術界的朋友知道齋中藏有一些罕見的典籍，常常向我索取，並在同行間輾轉流傳。這成爲促使我有計劃地將這些文獻整理出版的動機之一，以便與更多有興趣卻無從經眼的讀者共享這些收穫。這裏呈獻給大家的宋人詩話四種，附詩格一種及詩話考釋一種，便都是從我在海外蒐覓所得的資料中選出，有些也許尚未爲學術界所知見，故名爲《稀見本宋人詩話四種》；又其中多爲域外刻本，佔全書篇幅的三分之二，故列爲「南京大學域外漢籍研究所專刊」之一。

茲將本書所收詩學文獻依次略作說明如下：

一、日本五山版《冷齋夜話》十卷

《冷齋夜話》，釋惠洪撰。惠洪（一〇七一—？），一名德洪，又有稱洪覺範者。其人工詩能文，著述頗富。除此書外，尚有《林間錄》、《僧寶傳》、《筠溪集》（已佚）、《石門文字禪》、《天廚禁臠》等。

後人多謂惠洪俗姓彭，但據《石門文字禪》卷二十四《寂音自序》，卻自謂「喻氏之子」。日本釋廓門貫徹注云：「按諸傳，寂音族姓當彭，雖然，《自序》曰『喻氏』，疑是幼年而爲喻家養子歟？未可知。又《普燈錄》曰：『新昌人，族彭氏。』細注：『《續僧實傳》誤作喻。』由是觀之，誤歟？」但宋代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卷十九謂「僧惠洪覺範姓喻氏」（王先謙校本），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十七亦稱「僧高安喻德洪覺範」，恐不能斷言作「喻」爲誤。《寂音自序》又記宣和五年（一一二二）年五十三，以此推之，其生年當爲熙寧四年（一〇七一），《郡齋讀書志》稱其「建炎（一一二七—一一三〇）中卒」，則其卒年當在南宋之初。《冷齋夜話》卷十記蔡卞死事，蔡卒於政和末年（一一一八），此書當完成於其後。

《郡齋讀書志》謂此書「記一時雜事」，故諸志著錄多入「小說類」，《四庫全書》也列於「雜家類」，但提要又指出：「是書雜記見聞，而論詩者居十之八。」又云：「惠洪本工詩，其詩論實多中理解。」筆記小說與詩話在體制上本來就關係密切，故此書實可以詩話視之。日本近藤元粹《螢雪軒叢書》曾收入，郭紹虞《宋詩話考》亦加論述。

《冷齋夜話》有《稗海》、《津逮秘書》、《學津討原》、《殷禮在斯堂叢書》諸本，中華書局一九八八年出版點校本，即據汲古閣本排印。但此書最佳版本，當推日本五山版。《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註》指出：「董授經藏日本五山本，至佳。」董授經即指董康，以藏書、刻書著稱於世，曾多次赴日本尋訪舊槧

孤本，其《書舶庸譚》專記在口訪書諸事，但未見提及五山版《冷齋夜話》。

關於五山版《冷齋夜話》的源流，日本川瀨一馬先生的《五山版の研究》認為，此書是鎌倉末期的覆宋版。卷末刊語有「癸未」之年，也因此而被認為即南宋嘉定十六年（一二二三）。對此，椎名宏雄先生在為該書影印本撰寫的《解題》中提出了新的看法。他根據《靜嘉堂文庫宋元版圖錄》所收元版《冷齋夜話》圖版和解題，在目錄之後有一段刊語，略作比較，可以確定五山版的刊語即出於此，但文字稍異。最重要的差別在於，元版刊語的最末兩行是：「至正癸未春孟新刊／三衢石林葉敦印」，而五山版僅有「癸未春孟新刊」一行。由此可知，所謂「癸未」，應指元至正三年（一三四三），而不是南宋嘉定十六年。此說甚是。但椎名宏雄先生進而作出這樣的結論：「此五山版不是鎌倉時期的覆宋版，而應視為南北朝時期（引者案：屬於日本室町時代，一三三六—一三九二）的覆元版。」^{〔二〕}我對這個結論仍有懷疑。

正如椎名宏雄先生已經指出的，五山版的刊語是一段補寫文字，因此，它與五山版本身未必同時。衆所周知，五山版多為中國宋元版的覆刻本，所謂「覆刻本」，指的是「採用影摹寫樣上版的方法，刻印得同原刻本一模一樣」^{〔三〕}。如果將五山版《冷齋夜話》與靜嘉堂所藏元版《冷齋夜話》作一對照，即可發現有很多差別^{〔四〕}。首先是版式的不同。元版的匡郭為四周雙邊，縱二十二點八公分，橫十五公分，而五山版為左右雙邊，縱十八點八公分，橫十二點七公分；元版的行格為一行十七字，而

五山版爲十八字；元版的版心爲雙黑魚尾，而五山版爲單黑魚尾。其次，刊語的位置不同。元版的刊語在卷首目錄之後，而五山版在全書之末。第三，刊語的文字有異，上面已經舉例。這樣看來，五山版《冷齋夜話》爲覆元版的結論就未必能夠成立。因此，我個人傾向於維持覆宋版的舊說。

《冷齋夜話》的卷數，諸史志著錄不一。《郡齋讀書志》作六卷，《直齋書錄解題》作十卷，《宋史·藝文志》作十三卷，而流傳至今的版本皆作十卷。如果對照宋人的引錄，可以發現此書已有不少散佚^五。與現存的諸版本相比，五山版《冷齋夜話》確爲「至佳」。第一，文字較全。如卷三多「詩一字未易工」條，卷九多「開井法禁蛇方」條。在已有的條目中，五山版的文字亦較爲完整。如卷一「采石渡鬼」條多三十餘字，卷六「東坡和僧惠詮詩」條多十六字，同卷「東坡稱道潛之詩」條多二十字。第二，文字較準。如卷三「池塘生春草」條諸本皆作「舒公云」，五山版作「晝公云」，案：其引文正見皎然《詩式》卷二「池塘生春草」、「明月照積雪」條，故以作「晝公云」爲是；同條有「謝東山喜見羊曇」句，五山版作「謝東山喜見羊曇」，亦以作「羊曇」爲是；卷九「三十六計走爲上計」條諸本皆有「紹興初」三字，但惠洪卒於建炎中，不及紹興之世，顯然有誤，而五山版作「紹聖初」；同條有「鞭虎頭，撩虎鬚」語，五山版「鞭」作「編」，此語出《莊子·盜跖篇》，故作「編」爲是；卷七「洪覺範朱世英二偈」條云「朱世英以德行薦於朝」，卷十「問歐陽修爲人及文章」條云「朱世英爲撫州，舉入行」，「德行」、「入行」五山版均作「八行」。宋代有「八行取士科」，亦應以五山版爲是。

五山版《冷齋夜話》，原本現藏日本東洋文庫的岩崎文庫，柳田聖山先生和椎名宏雄先生所編《禪學典籍叢刊》第五卷影印收入，本書據以點校，並以《津逮秘書》本及日本靜嘉堂文庫所藏元版書影參校。

二、《冷齋夜話考》一卷

《冷齋夜話考》，日僧無著道忠撰，見收於其《對校錄》貞之四。《對校錄》是一部對一百四十多種內外典籍作校考的力作，《冷齋夜話考》為其中之一。日本近藤元粹《瑩雪軒叢書》第九卷收有《冷齋夜話》，間有評論，但頗為隨意，可取者不多。道忠《冷齋夜話考》堪稱現存惟一考釋之著，值得重視。

道忠（一六五三—一七四四），號無著，又號照冰堂、葆雨堂，日本江戸時代禪林中的傑出學者。他博及群書，內外兼綜，一生筆耕不輟，著述宏富，總計達三百七十四種，九百十一卷。其著作的最大特徵，是對各種典籍作徵文考獻，從語言角度予以訓釋。《葛藤語箋》十卷和《禪林象器箋》二十卷便是其代表作。

《冷齋夜話考》的寫作，從學術精神上看，與道忠的其它著作是一貫的，即注重語句和出典的探源，兼及對原書的注解或辯證。如以「靈犀一點」出李商隱詩；「編虎頭，撩虎鬚」出《莊子》《莊子·盜跖》作「料虎頭，編虎鬚」；「重遲」出《淮南子·修務訓》（「訓」當作「篇」等，此為探源。注解者如「乞與佯狂老萬迴」條云：「萬迴法雲公，唐武后賜以錦袍玉帶。」又「三喪在淺土」條云：「言已親族亡

者三，而未得葬斂權葬之，故言在淺土也。」辨證者如「宣包虎帳」條以《詩林廣記》引文「宣包」作「宣色」爲據，進而引《小補韵會》「白黑雜曰宣」，得出「故知作『色』爲是」的結論；又如「倒掛日」條云：「『日』恐『子』字。」並引《霏雪錄》和《五車韵瑞》爲據。道忠是崇尚博學者，他的辨證工作也往往廣泛引用前人意見，自己卻「不著一字」。如「夜闌更秉燭」條引陸游《老學庵筆記》：「烏鬼」條引王楙《野客叢書》：「笋根稚子無人見」條引蔡正孫《詩林廣記》：「雷轟薦福碑」條引王明清《玉照新志》：「天棘是柳」條引許顗《許彥周詩話》等。在《金鞭指街》卷十八中，他曾引虛堂《普說》云：「慎勿多出新語，新語乃是自得之妙，而不能會通先聖所得所傳之妙。深恐古道淪沒，山僧凡與江湖抱道之士往來議論，多引前輩遺言往行，遞相激勵，庶昭昭然得見古人情狀。」〔六〕並進而發揮云：「自悟雖未圓，苟說古聖語而不謬人，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自悟不圓而談胸臆而誤人，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余觀今時猶不類狗也，何遑望於虎矣。」此書雖僅四十二則，且多爲短制，但直接引用的文獻就達四十三種，同樣顯示了其崇尚博學、述而不作的學術傾向。

然而道忠時代的禪林風氣，却是禁止學問，以學問爲修道之障礙。在《金鞭指街》卷十八中，道忠曾指出：「日本三光國師告衆放下言句，但許看《臨濟錄》，『驅牛奪食』沾益最夥。『驅牛奪食』語出《臨濟錄·示衆》：『照用同時，驅耕夫之牛，奪饑人之食，敲骨取髓，痛下針錐。』」〔七〕根據學人素質的差異，師家採用不同的接引方法，「臨濟四照用」乃最爲著名者，即所謂「先照後用」、「先用後照」、「照

用同時」及「照用不同時」。其中「照用同時」是接引上上根器之手段，直逞胸臆，便得至道。當時日本禪林所普遍推崇的就是這種作風，而在道忠看來，當時多瞎眼宗師，一味強調「胸襟之禪」，必然誤入歧途，故學問之道斷不可廢。他說：「夫佛菩薩說經論，非爲充棟堆車誇於後世，正是要末世遠境無真善知識時，爲洲爲依而已。」從這個意義上說，道忠的爲學方向，正是當時禪林風氣的反動。

但道忠的爲學取徑，也不是一種孤立的現象，這和當時的儒林及詩壇傾向有着內在的關聯。道忠的讀書範圍絕不限於內典，他在《禪林象器箋》的序文中自述：「大凡佛教儒典、諸子歷史、詩文小說，目之所及，意之所詣，遠蒐近羅。」^八江戶儒學從藤原惺窩開始，大力提倡朱子學，以與五山禪學相對抗。其弟子林羅山更是對陸、王之學加以排斥，在「尊德性」和「道問學」之間，顯然更爲重視的是後者。到伊藤仁齋和荻生徂徠，以對朱子學末流批判的態度出現，強調文獻實證，形成古文辭學派，崇尚博學的傾向在儒林日趨加強。如荻生徂徠說：「學問之道，苟立其大者，貴乎博。」（《學則》）「擴大見聞，無處不到，謂之學問。」（《徂徠先生答問書》）其本人亦以博學著名當世，原念齋《先哲叢談》卷六即多有此類記載。江戶時代輸入了大量中國典籍，包括《古今圖書集成》這樣的大型類書。道忠與徂徠同時，這種崇尚博學的風氣對他必然是有影響的。從詩壇風氣來看，日本詩話也大盛於江戶時代。當時論詩的特色之一，就是對詩歌中詞匯的訓釋和使用的講究，可以說是詩學的「小學化」。由於江戶時期學習漢詩文寫作的普遍性，當時出現了不少有關文字訓釋、徵文考典方面的書，如源孝衡

《詩學還丹》卷下、盧玄淳《詩語考》、山本信有《孝經樓詩話》、津阪孝綽《夜航詩話》卷五、孫坡林瑜《梧窗詩話》、以及釋顯常的《詩語解》、《詩家推敲》等著。而最具典型者是六如慈周的《葛原詩話》，其後，津阪孝綽、豬飼彥博爲之作《糾繆》、《標記》，也還是從語詞的角度進行的。詩歌以外，如荻生徂徠《訓譯示蒙》、伊藤東涯《秉燭譚》、《助字考證》、岡田龍洲《助辭譯通》、釋顯常《文語解》、皆川願《助字詳解》等，也是同類著作，可見一時風氣。從詩學立場看，這難免零碎細瑣之譏。菊池桐孫《五山堂詩話》卷二曾對《葛原詩話》譏諷道：「蓋渠一生讀詩，如閱燈市覓奇物，故其所著《詩話》，只算一部骨董簿，殊失詩話之體也。」^九豬飼彥博《葛原詩話標記》「總評」條也全文照錄，引以爲評。但作爲一時風氣，這種寫作傾向是極爲強盛的。道忠《冷齋夜話考》的寫作方式，着重語源的追溯和考釋，與詩壇的這種風氣也是有關係的。

《對校錄》寫本共八冊，原藏日本京都龍華院，日本花園大學禪文化研究所影印，本書據以點校。

三、日本寬文版《天廚禁臠》三卷

《天廚禁臠》，釋惠洪撰。《天廚禁臠》之題名，原指天上美味，借指作詩三昧之所在。元代舊題范梈之《詩學禁臠》，書名亦有取於此^{一〇}。

本書共三卷，凡三十八目，以唐宋名句爲式，標舉詩格、詩法，而以句法爲中心。所論句法計有「近體三種領聯法」、「四種琢句法」、「就句對法」、「十字對句法」、「十字句法」、「十四字對句法」、「錯綜

句法」、「折腰步句法」、「絕絃句法」、「影略句法」、「比物句法」、「奪胎句法」、「換骨句法」、「遺音句法」、「破律琢句法」、「促句換韻法」、「子美五句法」、「杜甫六句法」、「古意句法」等十九目。惠洪論詩頗受黃庭堅影響，以句法而論，黃氏屢云「無人知句法，秋月自澄江」（《奉答謝公定與榮子邕論狄元規孫少述詩》）；「句法俊逸清新，詞源廣大精神」（《再用前韻贈高子勉四首》之三）；「傳得黃州新句法，老夫端欲把降幡」（《次韻文潛立春日三絕句》之二）；「其作詩淵源，得老杜句法」（《答王子非書》）等。黃氏「奪胎換骨」之說，亦以句法爲中心。這是該書所受到的時代影響。從著述體式上來看，此書屬詩格類著作。而句法也是晚唐五代詩格討論的中心內容之一，這是本書的另一淵源。宋人好以「物象類型」說詩，多失穿鑿，本書亦有此特徵。如卷中「比興法」說杜甫《野外》（實當題作《江村》）「老妻畫紙爲棋局，稚子敲鍼作釣鉤」句云：「妻比臣，夫比君，棋局，直道也。鍼合直而敲曲之，言老臣以直道成帝業，而幼君壞其法。稚子，比幼君也。」附會牽強，不一而足。方回《跋胡直內詩》指出：「詩意不專譏諷，洪覺範《天廚禁癢》誤人處極多，或以是釋杜詩。」（《桐江集》卷四）嚴羽《滄浪詩話·詩體》謂此書「最爲誤人」。但書中保存了部分唐人遺說，並反映出宋代的論詩風氣，則亦有可取。《滄浪詩話》不廢此書，正以其「是處不可易也」。

此書版本雖然不多，卻有兩大系統。一爲明正德丁卯（一五〇七）刊本，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一九五八年曾據以綫裝影印。目錄之後有正德丁卯黎堯卿跋文，略云：「勝國前有摹本，而今亡矣，予

得其鈔本訂之。」可知這一版本是根據元版的鈔本訂正而成。此書卷首有「王宗炎印」和「八千卷樓」兩印，可知此本曾經王宗炎（一七五五—一八二六）十萬卷樓和丁丙（一八三二—一八九九）八千卷樓收藏，後歸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員會收藏。另一系統爲日本五山版，現藏日本京都建仁寺兩足院。此本雖未能經眼，但川瀨一馬《五山版の研究》一書曾有解題和書影三幅^{〔二〕}，略作比較，與明正德版多有區別。從標目來看，卷上正德版有十五目，而五山版爲十目，「詩有四種勢」以下五目皆無；卷中正德版有八目，五山版爲九日，在「遺音句法」下多「歌」；卷下皆爲十五目。從版式來看，正德版框高十六點五公分，闊十一點七公分，而五山版框高二十一點八公分，闊十六點五公分。正德版每面九行十八字，五山版十一行二十字。此外，在文字方面也有異同。依循此一系統的，有江戶初期寬文十年（一六七〇）刊本，現藏日本駒澤大學圖書館。寬文版的版式頗爲特殊，框高十九點五公分，闊十三點三分，每面八行十八字，與五山版書影比較，文字基本相同^{〔三〕}，可以確認其與五山版屬同一系統。寬文本與正德本互有優劣，從總體來說，正德本誤字較多，正文亦偶有缺漏。如卷上「詩有四種勢」提及「形容去盡，但識其音聲」，謂典出於後漢「夏馥言兄弟」，明正德本作「韓馥」，實以「夏馥」爲是。

本書以寬文版《天廚禁嚮》爲底本，並以明正德版及日本五山版書影參校。

四、明鈔本《西清詩話》三卷